

泪水折射出的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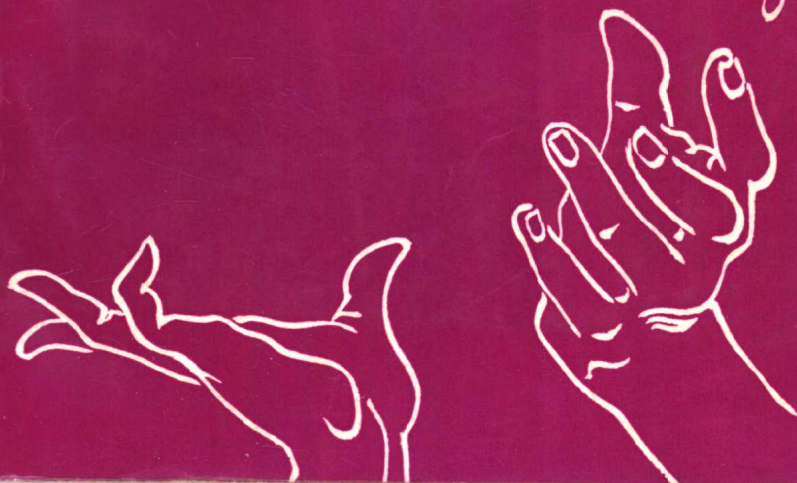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法制通讯报告文学集

袁光厚 著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Leishui Zheshe Chu Diguang



泪水折射出的光

——法制通讯、报告文学集

袁光厚 著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四月

泪水折射出的光

袁光厚 著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重庆 北碚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四川省隆昌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3.875 插页: 2 字数: 298千

1992年4月第一版

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000

ISBN 7-5621-0553-7/G · 373

定价: 4.50元



作者简介

袁光厚，新华社主任记者，1931生，50年代初在地方党政机关工作，1959年调入新华通讯社，先后任过新华社分社采编主任、支社社长等职。他写过大量有分量的新闻稿件，近十年中已先后出版了《漫游世界屋脊》、《魔窟奇女传——张露萍的故事》、《泪水折射出的光》三部曲，并有近20篇作品被选入《企业改革家列传》、《中国名胜诗文鉴赏辞典》及《现代游记选》等10余部书。

编者的话

一部普法教育的“百科全书”

伴着改革开放的脚步，我国民主与法制日益健全。近十年来全国已制定各种法律和行政法规上千件。“法”已广泛涉入每个公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。怎样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，特别是年轻人不致误入歧途，以及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并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？这已成为每个公民（以及法人）日益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。

正是在这种大趋势下，长期从事政法新闻报道的新华社主任记者袁光厚同志，以新闻记者特有的工作条件和新闻敏感，让足迹遍及社会生活与政法战线的各个层次和角落，选取了近百个有关“法”的故事和案例，从法律与思想、道德修养；法律与政治、经济体制改革；法律与社会、家庭生活，以及法律与民主建设等各个侧面，以“人”为核心（既有公安干警、检察官、法官、法医、律师、公证员、司法员、税务员以及党政领导、纪检干部、新闻记者、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教师、战斗英雄、企业家、人民群众；也有各种各样的失足青年、违法犯罪分子），采用新闻通讯、报告文学、记者札记等形式，讲述了一个个典型、新颖、生动、曲折、关于“法”的真实故事。人们可以从中受到法制与民主的启迪、激励、警醒、鞭策，获取有关刑事、民事、经济、行政的法律知识。

本书30万字，绝大多数曾在近年的《民主与法制》、《中国青年》、《瞭望》、《文明》等10余种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（这次选辑出版时，作者作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），因其思想性强、知识丰富、资料翔实、富于故事性和文笔活泼严谨，受到广大读者，包括法律工作者、新闻工作者、政法院校师生的好评。这是一部普法教育的“百科全书”，不仅适宜广大群众阅读，也可以作为政法战线、大专院校政法专业和新闻工作者的教学、工作参考。

目 录

披着虎皮的狼.....	(1)
当姑娘被“狼”咬了以后.....	(13)
杀人案发生后的“闹剧”.....	(16)
“没有杀人”的故意杀人犯.....	(37)
他们干了特殊的杀人勾当.....	(45)
一桩罕见的通信事故案.....	(51)
局长沉浮记.....	(59)
山城疑案.....	(70)
贪欲，使他滑进深渊.....	(86)
猫鼠斗.....	(97)
他们是不是犯了罪.....	(114)
要钱而不顾他人命者戒.....	(125)
她折断了诬告者的剑.....	(128)
泪水折射出的光.....	(135)
本案不能就此结束.....	(147)
罪犯心中荡起的涟漪.....	(154)
死囚的复活.....	(163)
从收容所出来的开拓者.....	(170)
“巧媳妇”在呼唤法律.....	(188)
小人物获专利的坎坷史.....	(200)
山城的民主旋风.....	(217)
业余律师葛德国.....	(226)

假若没有这样的律师·····	(240)
勇敢的作证者·····	(247)
她把爱洒向了人间·····	(255)
一位女民警的惋惜·····	(274)
检察官和他的亲家母·····	(280)
山城较场话夜色·····	(288)
虎口逃婚记·····	(294)
“虎口逃婚”引出的喜事·····	(303)
班主任探监·····	(310)
张教授家中的奇事·····	(318)
监狱里的春节·····	(324)
拯救灵魂的旋律·····	(326)
司法助理员的故事·····	(334)
税务工作者的正气歌·····	(341)
百万元的债权官司·····	(346)
公证员把关记·····	(354)
有这样一个“把门将军”·····	(359)
老纪退党引起的思想碰撞·····	(373)
重庆仔的故事·····	(383)
他手中的权柄是这样腐变的·····	(389)
白衣侦探的神威·····	(399)
这样的新闻为啥不合法·····	(417)
刘晓庆状告记者引出的思考·····	(426)

披着虎皮的狼

狼披虎皮，这在自然界里是难以置信的笑谈，但在社会生活中，有时却真的存在。C市破获一起作案长达6年之久的重要案件就是如此。

那么，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？

虎皮幌子下的一场戏

深秋时节，两江怀抱的C市，绿荫郁郁，鲜花吐艳。旅行小车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兴致盎然地游览了秀雅的B山公园，观赏了雄伟的长江大桥，随后直奔近郊的一座红军院。

小主人兼司机是一个30来岁的颇为壮实的小伙子，他名程a。还有一位小主人是个军人，是前者的三弟程b。他俩忙着恭敬地邀请老将军进入院内。

这座一楼一底，拥有花园、鱼池的大院，住房面积270平方米。它座落在一个半山坡上。前面是岩，后面靠山，单家独户，百米以外才有人家。高大的树木及茂盛的果林形成一道自然围墙，又有水泥柱的铁栅大门，还养着两只恶犬把守，外人是不能随意进出的。

三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见老将军进院便喜盈盈地迎上，一面南腔北调地致礼问候，一面忙着沏茶，取烟，端糖果。程a向老将军介绍说：这几位是军区专给他父亲配的炊事员和警卫员。

经过一番例行的客套、寒暄之后，老将军便让两位小主人陪同，里里外外地欣赏了这座半山坡上的红军院。

老将军始终处于欢愉之中。晚饭席间畅饮了茅台、五粮液之后，他乘兴为晚辈们唱了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等几首红军时代的流行歌曲，并怀着不无遗憾但却格外激动的心情，对着录音机向“正在青岛疗养”的老战友“老程”致以祝福和问候。

受到老将军如此敬重的“老程”是谁？他就是这座红军院的主人。

老将军遭狼咬

“老程”是C市一家工厂的基建科的干部，他为了满足在北京当兵的三儿子程b提干升官的欲望，1979年冬在北京某医院住院时，向某部朱参谋长乱吹一气，说情送礼，要求朱上下活动，设法让程b留在部队。朱不负重托，辛苦奔走了半年，但没有结果。

1981年初，程b为了能进教导队，又去找到熟悉自己所在部队的总部副政委×老将军，求他引见敲门。

元月12日，程b随朱参谋长进入老将军的家里。

“这位小客人是老红军程××的儿子，名叫程×。”朱参谋长向老将军介绍说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。恰巧这位老将军有个老战友名叫陈××和程××名字完全同音。老将军同这位“老陈”已经40多年没有见面了。他听了朱参谋长的介绍后，望了望面前这个颇为英俊的小战士，一种“战友”之情涌上心头。于是，倍加亲切地说：

“你父亲，我认识，我认识。红军改为八路军后，我们在随营学校，陈××任区队长，我是他下面的指导员。后来他调到二十二军当副军长，以后听说到了南京。”

程b一听，猛地一怔！

“听说陈××同志解放后曾任过S市警备区的副司令，”老将军继续说：“是反张春桥的。”

程b明白老将军把“程××”当作“陈××”了。

他知道他爸爸和“陈××”根本不沾边，没有当过副军长，更没当过S市警备区的副司令。但他却装出一副对革命父辈的尊敬和亲热的面孔，抓住老将军情兴皆浓的好时机，

“伯伯”前，“伯伯”后地请求将军送他进教导队学习。（因为教导队出来就是干部）老将军也就“责无旁贷”地拿起了话筒，向程b所在部队的师长、团长挂了电话，要他们对程b给予照顾。

谁知，事情碰到了麻烦。

程b曾同父亲合谋，在1979年窃取中央军委的信笺、信封，以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名义，向C市“老程”所在的工厂党委写信，伪造程××当过军级干部的历史。这事被厂里和军委办公厅揭穿，通知程b所在部队对他进行批评教育。所以，程b所在部队多少知道程b的一些底子，对老将军的指令并未照办。

程b决心要将赌注押在老将军身上。他向父兄写信详细叙述了老将军误认战友的过程后，说：“×副政委的权力极大，七级，少将”；“目前我的一切全在于×，只要抓紧了×，今后可能有出路。”……

为了不露马脚，程b不仅多次去老将军家作客，并将老

军的话一一牢记，而且还查阅了总参编的军史中有关“陈××”的历史情况，为“程××”编造了一份履历表，寄回C市要父亲熟记，并要求父兄按照他的意图给老将军写信，还要父兄多弄点“土特产”送给老将军，说：“东西不会白给他。”

2月10日，“老程”叫大儿程a以他的名义给老将军写信说：“现在对‘四人帮’的判决，我非常高兴，更加证明了以前我在S市对张春桥、姚文元之流的论断是正确的”，

“最近组织上让我考虑是否还是回S市，可我想到自己年老了，工作能力不行了”，“不打算回S市了”。谈了这些最容易引起“老战友”尊敬和慰藉的话后，笔锋一转，赤裸裸地点出了主题：“由于我反对张春桥，所以我几个儿子都从部队下地方工作了，我现在就指望程b能在部队干一辈子”，“望老战友给予最大的支持帮助”。

北京、C市两地如此这般地密切配合，搞得煞有介事，居然调动老将军为程b的事忙了一阵。1981年6月，程b终于进入了某师教导队。

“老程”从1981年2月至6月先后给老将军写的四封信，每次都署名“程××”，这和“陈××”不符，应该说是露了一点马脚的。可是不知怎么搞的，却没有引起半点风波。

“老程”给老将军的信中，为了表示对“老战友”的深切怀念，一再煞有介事地邀请老将军忙里偷闲，到美丽的C城来“散散心”。这自然是一种骗人伎俩。谁知去年秋天，老将军因公果然要到C市。程家父子得知这一消息也慌乱了一阵。于是，几经密谋，他们决计铤而走险。

“中央首长要来C市看望老战友了！”

程家父子以此为由，连骗带闹，硬要厂里花了几千元连夜施工，给他整治好直通程家大院的专用公路，修饰了花园，油漆粉刷了房屋。总之一要修缮得和“S市警备区副司令”的八级老红军“陈××”的身份相当。他们除了临时在楼上、楼下和花园安装了三部专用电话，借来沙发、茶几等摆设外，还找了一个刑满释放的苏××扮演“老程”的“保健医生兼秘书”，并请了两个工人和程的小儿子扮演“××军区”为“陈××”配的“炊事员”、“警卫员”。“老程”直言不讳地向他们说：“要请你们来演一场戏。”

戏，果然在密锣紧鼓中开始了。

10月7日，大儿子程a和苏×驱车到了老将军来C市后的下榻处。见到老将军后，苏×就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刚从青岛回来，程老红军叫我代表他来看您。”将程a介绍给老将军之后，又深为歉意地说：“本来老红军要专程赶回来看您，因治病走不了，只好今后抽时间回来看你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老将军亲切而又高兴地望望程a后，说：“看看他的孩子都一样。”

这次试探，加深了老将军的“战友”之情。于是，戏又深化了一步。接着，程家就演出了我们已在此文第一节描述的那一幕。

本来，按程b“编剧”，“老程”夫妇此幕应躲在红军队院后山林中暗地观察。没想到老将军后来偏要去院里院外欣赏一番，吓得“老程”赶快逃跑。幸好老将军未曾察觉。于是，程家兄弟来了大胆的一着：程a指着一张“全家福”照，试探地问老将军：

“伯伯，请您说说这上面谁是我父亲呀！”

老将军稍稍看看，就指着年老的一位说：

“就是这个嘛！”

自此，程家父子认定：事隔四十多年，老将军对“陈××”记忆已经模糊。于是，决定大胆地以程××刚刚从青岛赶回为幌子，和老将军见面了。就这样，“上海”牌小轿车来往于红军院和老将军住处之间，“老程”也将儿子编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，一个被“四人帮”迫害回C市的“S市警备区副司令”的角色，活脱脱地出现在老将军面前。1981年12月上旬，老将军因公再次来C市，程家父子仍然如法炮制，又第三次请老将军到家作客。“老程”还穿上军装和老将军合影；老将军又叫秘书在照片上题了词：“阔别四十年，×城重相逢。”

从此，红军院的墙上就多了这幅照片。“老程”这张“老红军”的“虎皮”也就更为斑斓、唬人了。

狼披虎皮性更残

程家父子这一幕又一幕的丑剧，硬是骗得老将军神智不清了。老将军向程××作出了这样令人胆颤的许诺：“象程×这样的红军后代，有一万两万我们都要。起码他们不会倒转枪口打自己人嘛！”

可他哪会想到……

就在程家父子演出诈骗老将军的那出丑戏的前夕，1981年9月27日，C市某机场银鹰降落后，一位美丽的姑娘兴致勃勃而又心绪不安地走下舷梯。

程a象饿狗见到肉包子似的扑上去，用车将她接走。这

位在外地学习的姑娘，老家在C市。经人介绍，说一位老红军的儿子爱上了她，并再三催促她回来“相亲”，以便把关系定下来。姑娘刚满22岁，又在学习，对这事本不着急。但经程家一再催促，也担心错过了一个老红军家的好条件，于是请假乘飞机赶回，想把程家了解一下，以便作出“可”、“否”的决定。

因为假期只有四天，程a又长于甜言蜜语，姑娘在父母家里只住了一宿就被程a接到了红军院。“老程”夫妇见到这位“天仙”似的姑娘，喜得连连夸奖。“老程”说：

“你就放心吧，只要我儿满意，哪怕你在外国，我老头子也能把你调来。不然，我革命这么多年不就白干了吗？”夜里他们将姑娘安排到程a的住房歇宿。

睡到深夜，姑娘突然被惊醒：

“谁？！”

“我！”程a嬉皮笑脸地站在床前。

“干啥？”姑娘惊惶地问。

“想找你摆谈摆谈。”

可是，她刚刚要起来，程a就向她扑去……他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再吼，我就把你手脚捆起来！”

一位纯洁的姑娘就被这只狼玷污了。待程a离去后，姑娘痛哭失声，泪中带恨，直到天明。

第二天清晨，程a又嬉皮笑脸地来到姑娘面前，恬不知耻地说：“爸爸问了我，昨天晚上进行得如何？我说：顺利。爸爸说：好！就是这样才能使感情牢固。还说，我的身体消耗大，要多买点营养品补补。”

姑娘听着，肺都要气炸了！

不一会儿，“老程”夫妇便来“安慰”了。两人又唱唱合合地：反正迟早都是程家的人，对程的行为也就不必在意了。“老程”还无耻地说：“我早就想当爷爷了！”

姑娘心想，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也无可奈何了。她留了下来。当她随意在程a住室里翻翻，从一本笔记中发现程a同另外的女人有往来。经她追问，又发现程a已结过婚，而且年龄并非他所说的28岁，而是32岁。姑娘知道上当了。她头晕目眩，哭哭泣泣地跑回了父母家。父母知道此事后，母女放声大哭。他们一起到了程家说理，“老程”夫妇又甜言蜜语地进行一番哄骗，求告姑娘与程a结婚。姑娘见事情已到了这地步，只好同意。“老程”便通过“后门”，在街道办事处给他们办了结婚证。姑娘以为既然成了合法夫妻，也就多留了几天，便和程a住在了一起。

姑娘返回学校后，发现自己怀了孕。没想到她把这事告诉程a后，程家竟一脚将她踢开了。1982年春节，姑娘怀着极大的愤怒，回到程家，程a却矢口否认他们办过结婚证。

姑娘哭着去找“老程”夫妇。程母却蛮横地说：“你说我儿子奸污了你，我说还是你强奸了我儿子哩！送进屋的鸭子，该杀！”程父也无耻地帮腔说：“你想想，我儿就象干柴，干柴哪里见得火呀！”姑娘又去找街道办事处。那个曾为她 and 程a亲手办理结婚证的干部，早已按着“老红军”意图，将他们的结婚证收回销毁了。姑娘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又怕把事闹大了坏了名声，只得在程家一派欢乐的过节声中，哭着回到自己父母家里。被程a糟踏的，又岂只是这一个姑娘！

经政法部门查实，从1976年1月至1982年6月，程a打着

“要朋友”的幌子，举起其父是“老红军”的招牌，先后强奸、奸污和猥亵侮辱的未婚女青年就有15人，已婚青年妇女1人。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和程a刚刚认识，被骗到“红军院”玩耍时，在“老程”夫妇的纵容、支持下，以“破身检查”、“加深感情”、“定下关系以便结婚”等卑鄙手法和捆绑、灌醉等暴力手段，进行强奸、奸污的。他将这些女青年强奸、奸污后，又把她们抛弃，使受害者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，以致有5人坠胎，3人自杀未遂，1人精神一度失常。群众把程家这座“红军院”，愤怒地称为程家父子作恶的“黑窝子”。

揭皮豕狼的搏斗

程a这只恶狼为何能够这样猖狂？因为他有一张“虎皮”的庇护。

“老程”是老红军这也不假。他1932年参军，1934年入党，历任过的最高职务是营长，现在行政16级。1957年因为和保姆通奸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基本上没干工作，也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这个人早就玷污了“老红军”这一光荣称号。但他又拉大旗作虎皮，总想以“老红军”的身份来吓唬人民，吓唬党。而我们的有些同志，或者出于对“老红军”的尊敬，或者是让他的“虎皮”所吓住，不坚持原则，不支持群众的斗争，甚至有的为虎作伥、助纣为虐，以致让程家父子能够作恶长达6年之久。

但是，人民的圣洁是不可侮的！党的尊严是不可侮的！红军的光荣称号也是不可侮的！尤其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被“四人帮”破坏了的党的威信，在人民的心目中日